
李国文

寻找快乐



●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

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

李国文

寻找快乐

(豫)新登字 07 号

丛书主编:段海峰

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

寻 找 快 乐

李国文

责任编辑 李莉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6.875印张 115千字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80538-618-8/I·283 定价 6.10元

作者小传

李国文，男，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盐城。

1947年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习理论、编剧。1949年到北京，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三部学习，继而在中央戏剧学院研究部工作。1952年抗美援朝。1954年回国，在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任文艺编辑。

1957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处女作《改选》，引人注目，并由此罹祸。被划为右派分子，自此直到1979年予以平反改正，前后共22年期间，辗转南北，在铁路新线工程单位，接受劳动改造。

虽然开始写作较早，但真正投入创作的年代较晚，到1979年才重新执笔，再度发表作品。1980年春天，以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月食》的强烈反响，重新回到文坛。随后，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问世，这是一部最早在中国运用意识流技法的长篇小说，在文学界产生重要

影响。1984年，另一部反映现实，以表现城市改革生活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出版，因几与时代同步而受到读者欢迎。

1979年起在中国铁路文工团从事专业创作。1986年调中国作家协会，任《小说选刊》主编，1990年这个刊物被停掉后，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危楼记事》是他又一部由系列短篇合成的长篇小说，其中首篇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系列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也获得很好的评价。

他还出版了小说集《第一杯苦酒》、《电梯谋杀案》、《洁白的世界》、《都市的黄昏》、《戒之惑》以及《骂人的艺术》、《莎士比亚传》和重新评点《三国演义》等著作。

他的小说，曾被译成英、法、德、朝鲜文出版。

编者前言

“你活得累不累”？

撇开违心的不讲，大多数人都会回答累，即使是曾经。累，分多种，为国，为家，为人，为己，为名，为利。这个累字是中性词，褒贬均在其中，很难划个界线，所以只好撇个大网，一概称之为累。

累，就要歇息。吸烟喝茶，睡觉娱乐，都是歇息的形式。或许有些人睡不着，脑子不停歇，会想，这样的累，有什么意思？进而推进一步，是，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对这样的哲人，我们肃然起敬，对他提出的问题，如果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老办法，或许他口服而难以心服，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自己悟出，人生终究是有意思的。

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主旨。

名家和凡人一样，生活在尘世，对人生，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感悟，在这套丛书中，他们用自己的体

验,用随笔的笔法,谈对人生的感受,没有讲章之气,在对人生这部大书的感悟上,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古语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则如果你在读这套书时有了自己的感悟,那恰恰正是作者和编者所期望的。

目 录

寻找快乐(代序).....	(1)
论磕头.....	(4)
西洋景.....	(7)
总统套房.....	(9)
洋人洋货	(11)
送礼	(14)
外来语	(17)
摆阔和装阔	(20)
熟读有用论	(23)
不准不做官	(26)
晏子如是说	(29)
乘电梯想起的	(32)
狗德	(37)
酒好在哪里?	(41)

歌声的启发	(45)
诲人不倦	(48)
艺术的兴衰	(52)
巴西木	(59)
借光	(62)
酒态	(65)
不可思议	(69)

康熙帝和晚香玉	(73)
乾隆不禁书	(76)
匹夫董卓	(80)
不朽红楼	(87)
刁奴与恶主之间	(92)
了不得的王夫人	(100)
小奴才茗烟	(109)
天下第一老太	(120)

笔啊笔	(134)
写多写少	(138)
爬格子的游戏	(143)
与张贤亮的通信	(150)

冲浪者的乐趣	(157)
谈“礼”之余	(161)

观鱼.....	(168)
城市之光.....	(173)
当代家庭意识的淡化.....	(178)
真功夫.....	(181)
旅伴.....	(184)
我家小院.....	(190)
往事断忆.....	(198)
人生寓言.....	(206)

寻找快乐(代序)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快活的时候多呢?还是不那么快活的时候多呢?没人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但是我想,“人生识字忧患始”,如果不是那么十分浑浑噩噩的话,稍稍有一点头脑,“不如意事常八九”,大概是一种比较准确的状态描写。快活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运碰上的,不快活则是随时随地在等待着你。

就拿一些极日常的事情来说吧!

假如你一早睁开眼,天气不好,恐怕不会太开心。其实这是常事,而且说实在的,除非下刀子,天气似乎无关紧要。但晴朗和阴霾对人的情绪怎么也有影响,老天爷总不开脸,铅灰色的云层,像一块砖头压在心上,能痛快吗?

接着,你皱着眉头吃完老样子的早餐,从果腹这个角度看,也许无可挑剔。但人终究和吃饲料的动物有所不同,胃口大小、心情好坏,乃至干咸淡、干稀都

有些个人的讲究。于是，就有喜欢与不喜欢的分别。“嗟来之食”固然难以下咽，“守着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也影响食欲，想到终日奔忙，只是为了糊这张嘴，也就开不起这份心了。

人，就是这样，顺的时候少，不顺的时候多，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人的命运。

随后，就该穿衣出门了。这就更麻烦，你在那儿脱来换去，大半不是从个人舒适出发，更多是从顺应别人的眼睛考虑。你捉摸不透马路上这股服装潮流，一会儿这么变，一会儿那么变，不知何时是个头？而且变过来变过去，弄得人无所适从，就更为苦恼。你纯粹是在为别人穿衣服，还得十分小心谨慎。超前了，怕人家说你，落在后面，又怕被讪笑，多没劲啊，做人真难啊！

穿衣服如此，其它让你掣肘，伤脑筋，自己当不了自己的家，诸如此类的烦恼，简直不胜枚举。好了，这就该上班去了。搭乘公共汽车也好，或者骑自行车也好，出了门，一个挤字，就把你的情绪全给败坏了。这世界好大好大，按说不会多你一个，但从别人连一块立锥之地也不想给你留下的挤劲，你会为你自己的多余或别人的多余而无法快活了。

还有比衣食住行更简单，更普通，人人都逃脱不了的事吗？

以此类推，你踏进让人焦头烂额的社会，不知会

有哪些坑坑洼洼，等着你去跌个鼻青脸肿呢？所以，越寻思越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太累了。

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想精神崩溃，不想自杀；如果你又不想去大打出手，做一个斗士，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你并不甘心像蚕一样束缚在茧里，被不快活弄得愈来愈不是自己，那么，最佳之计，你一定要努力寻找快乐，去追求你心目中的世界。

千万别跟自己过不去。

记住，你的世界和你的快乐只属于你！

论磕头

上一辈人讲磕头，现在不多见了。

一，大概由于麻烦；二，一下子矮了半截，形象上的不雅观，导致人格上、心理上的不平衡。于是就西化了，改握手礼，连拱手、抱拳、作揖也不时兴了。我一直纳闷，中国人对外来事物，总要产生一个从拒绝、抵制，到接受、容纳，到泛滥，到不可收拾的过程。独是这个握手礼，未碰上什么麻烦，就全面普及了。可见磕头之不得人心。

磕头，有许多讲究，拂袖，双膝弯曲，下跪，合掌，作揖，叩拜，如此反复，达三跪九拜之数。这种比较隆重的叩拜礼，多见于拜神、拜祖宗，可能还用于朝覲皇上时了。现在拍的历史片里，经常看到这种场面，皇帝在龙椅上坐着，下面黑压压地跪着一片，统治权威是毋庸置疑的了，再加上口口声声的“奴才”，那种压抑的人身依附的奴婢心理，使人深感如此压制个人活力和自由意志的国家，谈得上什么进步呢？怪不

得中国的封建社会，拖了数千年之久，也许和磕头把人的尊严全给磕没了，有些什么关连？

我还在承德外八庙的喇嘛寺，看到信徒从山门一步一礼，直到正殿的那种五体投地的叩拜礼，整个身体匍伏着地，四肢摊开，一脸悔过谢罪，感激神明的表情，看样子是相当虔诚的。原先，我对于成语“五体投地”，只是泛泛的了解，见了这个场面以后，才知道并感到震惊，崇拜者对于被崇拜者强烈的迷信中的自视卑微低下，形同草芥的可怜状态，真是挺可悲的。而我也发现，这种崇拜与文化层次的高低，并无必然的关系。前年参加《十月》的一次杭州笔会，在灵隐寺、岳庙，我见到过穿皮尔·卡丹西服，拖金利来吹的绅士，一样在那儿叩头如捣蒜的。信仰到了迷信的程度，便是对于心灵的自我劳役了。

更有一种磕响头的，将脑门击地，砰然作声，乃至叩出鼓包肿块者，那就益发的可怕了。凡如此做者，一定是加重的忏悔，发誓，谢主龙恩，感激莫名。

所以，大清皇朝从嘉庆、道光年间，一直就为外国驻华使节，觐见皇上，要不要进行跪拜礼的问题，纠缠不休。外国使节本来是列强，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何况对上帝也只是屈膝而已，岂有三叩九拜之理？中国大臣认为，觐见皇上，那是九五之尊的天子，磕头是天经地义。这种虚妄的自大狂，是无知、愚昧、丧失时代感的结果。当然，等到洋枪洋炮在大沽口一

登陆，不平等条约一签，全傻了。

那些受人磕头的，上至皇帝，下至老爷，一旦失去了那份神气活现、耀武扬威的架势，马上就会从极端的倨傲，变为极端的卑微。西太后一面让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一面差人给使馆送点心饅子，表示亲善拉拢，也反映她内心的思想交战。等到输定了，过去要洋人朝她磕头，现在恨不能丧权辱国，俯首听命，谄外求荣，向洋人叩拜了。

正因为中国人的磕头，实际上不是一种平等的礼节，所以磕的人和被磕的人，位置一转换的话，很容易由虚妄自大，跌落到失去自我，这也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部近代史的实质了。

西洋景

西洋景，是一种街头说唱游艺。现在，已不多见。儿时，花一两个铜板，趴在类似照相机的暗箱上，透过镜头，看一张张图画。卖艺人一边唱着介绍画片内容，一边还高声吆喝：“快来看，看大姑娘洗澡啊！”来招揽顾客。回想起来，这类所谓的大姑娘洗澡，很可能就是安格尔的名画《土耳其浴室》之类的复制品。

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讲，是颇为耳目一新的了。我也很惊讶当时的四书礼教之徒，恨不能把妇女的脸都蒙个结实，唯恐有伤风化，使人堕落，居然能容忍这类异邦之物，在街头泛滥，肚量也真够大的。

在北方，这游艺就叫拉洋片了。中国人是最会洋为中用的，形式又有所改进，索性绘制在布匹上，悬挂在高处，唱一篇，翻一篇，使更多的观众，可以同时欣赏。于是，开始讲究画、唱并重，甚至唱重于画。而且在腔调韵味上，每个演艺者都追求自己的特色。北京天桥几大怪之中，就有以拉洋片而叫绝的。